



春天，是北京的四季中最短暂的季节。吕远说，“八十回响音乐会”要赶在春天唱响，因为，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4月13日下午，北京平安大街一个没有招牌的小咖啡馆里，记者见到了贺敬之口中的“人民音乐家”吕远。

相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2点40分，满头银发的吕远提着沉甸甸的公文包走进了咖啡馆，面目慈祥，步履稳健，与记者握手坚定而有力，丝毫看不出已是耄耋之人。递给记者名片上印着一个繁体的“遠”字，让谈话从“繁简之争”开始。

名片上的繁体字

“我喜欢用繁体字，也许是人老了就喜欢怀旧，但是繁体字的確让表达更加清晰，简体字容易让语义混淆了。比如这次音乐会的名字，我主张用‘迴响’，寓意 为 80 年回荡的声音，如果用‘回’

吕远：我会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刘 森 胡 芳

容易被理解为响了八十回，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吕远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桌上书写着。

今年八十高龄的吕远，从事音乐创作已经 60 年。整整一甲子的循环，吕远创作了 1000 多首歌曲，百余部歌剧、舞剧和影视片音乐作品。吕远的作品始终紧贴时代，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每个年代都有广为传唱的优秀作品。4月28日的音乐会上，28 个代表各个时代特征的曲目将“迴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烟酒茶都不沾

记者提前为吕远点了茶，因为觉得长寿的老人都喜欢喝茶。吕远却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我只喝白水。

外交家吕聪敏曾在文章中透露了吕远烟酒茶都不沾的原因：“他向我这样描述他的成才之道：‘我常常觉得自己笨拙，不像有些人能一挥而就，那就笨鸟先飞，多挥十次就是了。人家逛街，我做习题，人家睡觉，我读书，人家慢慢品茶，我喝杯凉水就走，人家走，我跑，总能找出许多时间来进行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吕远同志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睡眠时间很少。他说，这都是笨鸟先飞的生活

方式。自己深知无才，唯勤奋而已，所以烟酒茶一概戒除……”

吕远有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别人即使对我不好，曾经对我做过不好的事，我也不计较。事情过去就算完了。也许勤奋和宽容才是他真正的长寿之道。

爱文学胜过爱音乐

“其实我对文学的兴趣比音乐大，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写太多就让人觉得你不务正业。”

吕远对散文情有独钟，他在散文集《心里早已是春天》中写道：“中学时期，父亲给我和哥哥们课外请的‘家教’，就是教我们诗歌和散文的。我第一次发表的散文叫《月夜》，是在《通化新报》的《东边文学》副刊上。那已经是 60 多年前的事了。那篇散文是写一个孩子被继母打瞎一只眼的事。虽然难免幼稚，却是充满真情的。那时候没有社会责任感，写作只是一种冲动，觉得那孩子太可怜，就写了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拘无束。”

吕远的文学创作也是丰富的，数百首诗词和几十万字的散文作品和各种音乐评论，成了他 80 年生命的又一种纪念。

我们是被遗忘的角落

谈到现阶段国内的音乐创作情况，吕远不断地叹息，“我们当年的创作理念与现在有很大区别。当时作者都追求雅俗共赏的状态。想让自己的作品适合所有年龄、阶层的人，而且必须寻找普遍都关注的问题。而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要寻求最能被广泛接受的，比如民族性、传统音乐等。这样再与时代主流相融合，成为经典。现在的流行音乐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作曲家往往关注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受众人群，于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我们爱听什么、想听什么都没人管。”

他望向远方的眼神中透着深深的忧虑和失落，“早就有人说过，你的作品该被社会淘汰了。可是这些歌真的没有市场了么？事实证明还是有人喜欢的。所以我即使是赔本赚吆喝也要坚持下去。我们这些还健在的老人都会坚持下去。”

4月28日，《克拉玛依之歌》、《八月十五月儿圆》这些曾经熟悉的旋律将重新响起。这场名为“让我们生活充满阳光”的音乐会，不仅是一位耄耋老人的创作纪念，更是一辈音乐工作者无悔的坚持。



《托斯卡》为歌剧节揭幕

拟 旻

过多次合作经历，此次演起对手戏可谓得心应手。他们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第二幕中，当托斯卡在斯卡皮亚的淫威下，绝望地瘫倒在地，如泣如诉地唱起《为艺术、为爱情》时，全场鸦雀无声，乌沙科娃婉转凄凉的歌声仿佛能涌出血泪，每一个音符都重重的撞击在听者的心口。

每一版《托斯卡》演出前，女主角的“死法”总是大家关注与猜测的焦点。演出当晚，谜底揭开，这个特别的设计也颇具中国意味。当托斯卡走上台阶尽头，高唱着“斯卡皮亚，上帝面前见！”时，巨大的十字架打开一扇门，“死神”的黑影隐现其中，黑色斗篷将托斯卡火红的身影吞噬，一代歌剧红伶玉殒香消、令人扼腕。

值得一提的是，在《托斯卡》第三幕开场扮演牧羊人的是戴玉强的女儿戴梓伊，而戴玉强在 16 日和 18 日扮演了卡瓦拉多西一角，父女同台成就了新版《托斯卡》的另一段佳话。

当整场演出结束，演员与主创谢幕之后，大家纷纷面向舞台后方请出一位“神秘嘉宾”。这时舞台背景缓缓升起，一个高 10 米、宽 16 米的巨大画框呈现在观众面前，普契尼的影像在画框内缓缓呈现。现场响起著名作曲家郝维亚为新版《托斯卡》特别创作的乐曲，乐曲根据剧中著名咏叹调《奇妙的和谐》改编而成，旨在向伟大的普契尼大师、向伟大的歌剧艺术致敬。

《托斯卡》之后，国家大剧院歌剧节中还将有更多精彩剧目奉献给观众。国家大剧院版《艺术家生涯》、意大利凤凰歌剧院《蝴蝶夫人》、帕尔玛皇家歌剧院《弄臣》、《洪湖赤卫队》、《江姐》将陆续亮相。

的观众解释：“由于上演的是折子戏专场，演员需要时间换装，因此会占用一定时间，请观众体谅。”这样的解释既安抚了观众的焦急情绪，又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交流。而这种交流不仅仅存在于评委与观众之间，更存在于演员与评委、观众之间。银川市秦腔剧团演员李小雄表示，评委将检测每个演员的水平，观众是演员的上帝，能够将他们吸引到剧场来，会让演员更带劲儿地演，淋漓尽致地发挥。

据悉，此次进入“一度梅”终评的 41 人将分别在北方片和南方片中一展身手，角逐“二度梅”的 6 人将在北方片中一亮相，而最终有望摘取梅花大奖的裴艳玲和顾梦将在南方片的演出中亮出她们的绝活。

一句话，如果做媒体的总是喂垃圾给观众吃的话，那么有一天观众就会张着嘴向你耍垃圾吃。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演出，只是单纯地迎合市场，我们想去抗衡一下，看看我们做的东西是否能被观众接受。”

据悉，演出季将持续到 4 月 25 日，最后一场演出民谣音乐会《阿兰和他的吉他们》将请观众免票入场。



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剧照

充实的幸福坐标

宁春艳

不知不觉中又迎来了我所企盼的戏剧的春天——“法国戏剧荟萃”活动，虽然只是第二届，却仿佛觉得她是我“海归”之后艺术生命的依托。4月3日至6月23日，北京9剧场，“法国戏剧荟萃”；这些日期，这个地点和称谓，俨然成为我今年最快乐、最充实的幸福坐标。

第二届“法国戏剧荟萃”的序幕戏是法国演员4月初向北京观众呈现的原汁原味的《正午的分割》。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为法国导演的舞台表现和演员的精彩演绎而叫好，看戏时似乎又回到了巴黎，只不过身边多了许多中国观众。作为“法国戏剧荟萃”活动的策划者及艺术总监，我为能邀请到这个剧团而高兴。

如果说3月份我的精力主要在于整个活动的宣传、组织和协调工作的话，4月以来，我的工作重心就转向了导演。这是我的最爱，每当从排练场走出时，虽然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内心却总是轻松愉快。常常回到公寓后还处于长时间的激动，于是，索性把排练记录拿出，添加一些新的想法和设想，以便下次和演员一同实现。有意思的是，我近期的导演日程是两个戏同时推进，一个是执导徐伟的话剧《不要放肆》，一个是法国当代剧作家让·玛丽·贝塞的《巴比罗大街》。两个戏在9剧场的演出时间是前后承接的：4月17日至19日晚，《不要放肆》；4月22日至26日晚，《巴比罗大街》，都是原创首演的重头戏。

准确地说，应该是3个戏的排练同时穿插进行，另一个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06表演班的毕业大戏莫里哀的《唐璜》，由我执导并纳入到“法国戏剧荟萃”。作为戏剧荟萃的压轴大戏将于6月14日至23日与观众见面。

话剧《不要放肆》是诗人徐伟的诗集《不要绝望不要放肆》的首次舞台呈现。我从诗集的45首诗中选择了10首，并把其中5首翻译成法语，用双语向“法国戏剧荟萃”的中法观众诠释徐伟诗的意境。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二度创作过程。

如果有一位中国当代诗人值得通过舞台形式向法国人和西方人推介的话，那可能就是徐伟。徐伟的诗为中国当代社会准确地把握了脉，诗人像一个高明的中医，又不乏西医的理念。法国哑剧大师菲利普·比佐读了这些诗的法文版，感叹说这是当代世界的呐喊。于是，比佐欣然同意为诗剧编舞。不仅是比佐，我的其他3位法国现代作曲家朋友都被徐伟的诗震撼了，说从中更好地理解了中国人的发



《不要放肆》排练现场 郭文博 摄

展。虽然他们有的多次来过中国，有的还没来过，还有一位永远也不会来了——我们亲爱的 Alexandre Tissier，但我相信，诗剧演出时，他的精灵一定与我们同在……

《不要放肆》的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07表演班的学生和北京法国国际中学的戏剧科学生，二十出头的年龄使得他们难免对诗的深刻涵义捕捉不定，好在舞美谭泽恩充满哲学意味的布景将表演与空间环境有机结合，弥补了学生们表演上可能存在的不足。可以说，《不要放肆》是诗与戏剧的结合，是诗与现时代行为的学生的摩擦。相信该戏对于文人、戏剧爱好者和热衷现代艺术的人们都有一定的看点，而徐伟平民语汇的诗句，我想也会吸引通常远离剧场的普通百姓。

4月22日至26日晚将上演的《巴比罗大街》是法国当代著名剧作家让·玛丽·贝塞的一部力作。贝塞曾多次获得“莫里哀戏剧奖”最佳编剧奖提名，是年富力强的法国实力派剧作家。《巴比罗大街》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浪漫故事：圣诞节前后的大一个夜晚，报社主管G在深夜回家时，出于同情心让一个乞丐进入巴比罗大街他家大楼的门厅取暖。两个孤独的陌生人彼此交流渐渐。虽然他们贫富差距很大，但他们都不幸福。剧作家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把当下成功人士和沦落为乞丐的失败者描写得入木三分，用一个爱情故事将两个人拴在了一起。

中国首演的《巴比罗大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著名演员吴晓东与中国传媒大学表演教师孙德元担纲主演。我和吴晓东在中戏同窗时是上世纪80年代末。而后，我在法国留学导演做戏近20年中，吴晓东演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和很多家喻户晓的角色。前两年，我在国家话剧院执导《犀牛》

时，吴晓东就格外关注。宁春剧社成立之后独立制作的法国戏剧《无动物戏剧》，他也前来捧场并热心鼓励。当我把《巴比罗大街》的剧本推荐给他时，他非常喜欢并欣然答应演出。真庆幸这次的合作机会。他的高贵气质，很符合巴黎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敬业精神和精湛的演技更令人折服。相信他和孙德元的表演一定能把观众带到巴黎那个神秘的夜晚，去解读法国男人对待爱情的浪漫与忠贞。

“法国戏剧荟萃”4月份的活动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法国哑剧大师菲利普·比佐。两年前他行为艺术的摩擦。相信该戏对于文人、戏剧爱好者和热衷现代艺术的人们都有一定的看点，而徐伟平民语汇的诗句，我想也会吸引通常远离剧场的普通百姓。

相较于梅花奖以往的评选方式，本届大赛有两大看点：其一，这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自1983年创立以来首次走出京城；其二，这是中国戏剧梅花奖首次以大赛的方式评选出梅花奖获奖演员。

近日，北京大学首届“新文化”演出季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拉开帷幕，在持续半个月的时间里，10余台风格形式各异的文艺演出登上北大的舞台。与商业演出不同的是，此次演出季突出的是作品的艺术性，主办方力图借助北大独特的文化生态结构，引导观众的审美趣味，同时探索高雅艺术普及推广的新模式。

在本届演出季上亮相的作品包括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以及一系列民谣专场演唱会。

谈起创办首届北大“新文化”演出季的初衷，演出季策划人崔敬表示：“我和导演邵泽辉去年参加了首届北京青年戏剧节，作品《在变老之前远去》一举获得了票房冠军。最初做这个戏时觉得题材很小众，没有太多的市场预

两个“首次”让梅花奖更有看头

本报记者 梁 文

首次走出京城的梅花奖来到了两座城市。由于我国南北方剧种差异较大，人们的欣赏习惯也有很大不同，为了照顾南北观众口味，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大赛以长江为界划分为南北两片，由杭州市承办“南方片”大赛，平顶山市承办“北方片”大赛。

首次以大赛方式评选出获奖演员的梅花奖，是在评奖宗旨、获奖演员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对评奖程序与办法进行的一项改革，主要是将评委过去的“常年看戏、集中评奖”改为“初评看录像、终评集中

看现场”，并进一步规定了评委的定期轮换制度。

为了公平起见，本届梅花奖的评委并没有在媒体面前集体亮相，而是十分低调地与观众们一起坐在台下观看演出。因此，来去匆匆的评委成为了演出会场中最为神秘的群体。而这种现场观评的方式，也在热热闹闹的打擂过程中，为现场带来了一股紧张的气氛。

在首场演出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观众用鼓掌的方式进行折子戏换场期间“提醒”演员上场评奖”改为“初评看录像、终评集中

“新文化”演出季突出艺术性

戴 超

但是没想到青戏节上亮相后，普通观众的反响非常好，这让我们认识到偏文艺类的演出不是没有市场，因此，我们也希望能继续推广这种不同于市场上商业形式的演出。”

在崔敬看来，学校里对文艺类演出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比社会上要高，所以将这种尝试首先放在了北大进行，“以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为核心，加上10余场民谣音乐会，最终促成了首届北大‘新文化’演出季的诞生”。

看过“新文化”演出季的人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演出季的作品文艺色彩比较浓重，而这样的形式也是崔敬等人一直在追求的。“最早参与到戏剧和艺术里，是出于对艺术本身的一种热爱，但是毕业后看到社会上很多迎合

市场的作品，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可以说是没有底线的，对这种现象心里面是有一些想法的。”崔敬说，“我记得当年杨澜在离开央视去美国时说过

市场的作品，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可以说是没有底线的，对这种现象心里面是有一些想法的。”崔敬说，“我记得当年杨澜在离开央视去美国时说过

市场的作品，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但是大部分可以说是没有底线的，对这种现象心里面是有一些想法的。”崔敬说，“我记得当年杨澜在离开央视去美国时说过